

荡摇寇摇志

第九十七回 摇阴秀兰偷情酿祸 高世德纵仆贪赃

话说阴秀兰随了孙婆到后园去摘瓜。其时天色将晚，正值那邻居姚莲峰在墙头上摘葱，瞥见了秀兰，险些一个倒栽葱跌下去，连忙立定了脚。那孙婆问道：“姚三郎烧夜饭未？”莲峰道：“干娘，正要烧哩。”这干娘两字一叫，不觉提动了孙婆的念头，一时见机生情，便趁势把许多闲话兜住了。莲峰、秀兰便各相饱看了一回。莲峰下去了，孙婆回头看那秀兰笑道：“你也好回去了，你那人正在那里等你。”原来姚莲峰是个俊俏后生。秀兰道：“干娘休要取笑。”孙婆道：“我取笑你做甚，这是正理。”果然阴婆来叫了秀兰回去。那孙婆自回厨下安排夜饭，一面肚里想道：“我不是呆么，现放着眼前一起好买卖不做！戴家这起媒，谢得我也不多。现在这起事，替他们成功了，少不得两边都有些捞摸。纪二郎处且厮瞒地。有理，有理。”不说孙婆自己鬼划策。

单说莲峰见了秀兰回去，心中不住的喝采道：“果然一个绝色女子，远看不如近睹。只可惜物各有主，无庸妄想，况他又是正经人家的儿女。”莲峰心身不定，吃了夜饭，却去灯下赶要紧笔墨。你道甚么笔墨？原来曹州有个大家子弟，下了定钱，画三十幅春宫图，等紧就要的，不得不替他赶紧。那知心之所至，笔亦随之，画了一张，脸儿活象秀

兰。越看越象，不觉大喜，便将自己的真容也画在上面。喜孜孜看了一夜，心中想道：“我不过纸上作趣，也不算伤阴鹭。”

次早，莲峰起来，铺设店面方毕，只见孙婆进来，莲峰忙叫请坐。孙婆道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老身要烦三郎画幅手卷。”莲峰道：“干娘要画花卉，画人物？”孙婆道：“我要画热闹些的故事，便是西施配越王罢。”莲峰笑道：“干娘差矣，西施配的是吴王，不是越王。我看不论吴王、越王，总是冲天冠，赭黄袍，画来有甚分别。”孙婆道：“咦，亏你做了画师，连吴王、越王的相貌都分不出。”莲峰摇头道：“这却不晓得。”孙婆道：“吴王是个俊俏小生模样，那越王尖嘴高鼻，活象个猢狲精。”莲峰便笑道：“既如此说，那越王如何配得过西施？干娘，你这头媒替他们做错了。”孙婆笑道：“你这呆子，他岂是我做媒的？若教我做媒，早已不错了！”说罢便走，莲峰道：“干娘倒底要画不要画？”孙婆带走带说道：“你要我话，我去书香人家问个明白再来话。”莲峰暗忖道：“他这般言语，分明来作成我，只是我岂可干此亏心之事？”

孙婆回转家里去了，秀兰早已梳妆好了，在孙家里。孙婆一见便道：“你不在家里陪伴那人用早点，倒来我这里做甚？”秀兰笑道：“他兀自睡着哩。”二人上楼坐了，秀兰拿出新做的绣鞋一双来送孙婆。孙婆接了喝采不迭，称谢了几句，便道：“秀兰，你要时新花样，我倒寻了些来，你看看何如？”便将出一张枕头花样，看时乃是过墙梅。秀兰喜道：“这却不曾见过，干娘那里画来的？”孙婆道：“便是间壁姚家里，我看他方才画的，因其式样好，便描了一张

来。”秀兰道：“是那个姚家？”孙婆道：“就是昨日墙头上摘葱的那个小后生。”秀兰道：“哦，原来是他。他为何也叫你干娘？”孙婆笑道：“这事久远了。我从小看他大的，他自小拜我做干娘，今年十九岁了。你来此只得一个月，自然不晓得。”秀兰道：“他虽叫你干娘，想来亦不甚亲热。”孙婆道：“怎见得？”秀兰道：“他如果亲热，为何这一个月来，干娘这里影也不打。”孙婆把脚踏蹬楼板道：“他时常在这楼上的。这两日因你在这里，他不便来。”秀兰默然无言，少顷去了。孙婆想道：“他二人话多有意，此事可成。”心中甚喜。

次日，正值孙大光三七之期，延僧拜忏。适值纪二同戴春也拣了这一日起早动身，到曹县收账去了；秀兰随了阴婆，到城隍庙烧香去了。孙婆早一日向阴婆借那猴子，到间壁去央姚莲峰照应门前，并料理道场之事。孙婆回到后轩，收拾一切。少顷僧众到了，姚莲峰进来帮办一切。又是片刻，那猴子来讨茶叶。孙婆教莲峰道：“三郎，替我到楼上去一取，茶叶在窗口桌上。”莲峰应了，便上楼去。孙婆自往厨下去了。

正是祸事临头，奇缘偶凑。秀兰同母亲烧香已毕，阴婆道：“秀儿，你干娘今日有事，你先回去帮帮他，我从土地庙一转便来。”秀兰应了，便先上轿回到莺歌巷。门前住了轿，见自己大门闭着，便叫轿夫回来，少停来领轿钱，自己便过孙婆家来。正值和尚在那里法鼓铙钹乒乒叮咚的敲打。秀兰进了后轩，不见孙婆，只道孙婆在楼上，便挪步上楼。正值姚莲峰取了茶叶将要下楼，与秀兰迎面相觑，把个姚莲峰吃了一惊，蓦然想到春宫画上的情形，一个寒噤，登时酥

软了，倒退几步，跌在椅子上。那秀兰在楼门边也酥了。莲峰知不是头，要想走，却吃秀兰碍在门边。秀兰也想回避，不知何故，那两只脚只是不肯走。两个人眼目迷离，顷刻间心不自由，秀兰不觉移步进前，只见那姚莲峰身边，便是孙婆的床。那莲峰也不觉渐渐的立起来了。

这时节，那孙婆还在厨下，想那姚莲峰还下不来，只道他茶叶寻不着，正待叫他，却值那猴子买些果物进来，道：“二姑娘先来的了。”孙婆道：“在那里？”猴子道：“此刻又不见了。”孙婆便有些觉得，放下厨刀，抢上扶梯。到了楼门边，却不见姚莲峰，暗惊道：“真个有些奇了。”又想到：“且慢扑进去。”立了一回，张见两个人整衣出床，孙婆忙掩进去，佯作大惊失色之状道：“怎么？你二人不是害了老身！”两人一齐大惊，跪下道：“求干娘方便则个。”孙婆怒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”说未了，只听见门前阴婆轿子回来了，正在那边开门，二人愈急。孙婆道：“这个干系我担不起。”二人只是哀求，孙婆转笑道：“你们要我方便，我想此事一不做二不休。”对秀兰道：“你自然是还要到我家来的。”对莲峰道：“你自此不来也罢了，你若要再来的呢……”说到此间，沉吟不语。莲峰没口的应承道：“亲娘，你作成我，我儿子重重的孝敬你，先送上五……五十两。”孙婆道：“你只须从那矮土墙悄悄过来，不必门前进出，我替你们瞒得实腾腾的。”二人大喜。孙婆又对秀兰道：“这付重担子，是你作与我挑的。”秀兰也没口应承道：“娘救了我，我终身不忘记你。”又说了许多孝敬的话。孙婆便教莲峰快下楼去，从土墙跳回。孙婆笑着对秀兰道：“此事你娘前瞒他不得，倒是实说的好。又须关会你娘，纪二叔处说不得破。只

有一事，那姓姚的并无家资，你娘若也要想他些，他却供应不起，便索性不来了。”秀兰道：“这事倒容易。”附着孙婆的耳朵道：“只消我向那戴家的取些货来，挪掩就是了。”孙婆道：“甚好。只是你在戴家面前，露不得丝毫马脚。”秀兰点头，便等孙婆取了茶叶，一同下楼。

阴婆已经过来了，会谈，帮忙。不一时僧人斋供，阴婆、孙婆、秀兰都在堂门口看和尚。那八个和尚嘴里同声念道：“唵，哞噜唵，哞噜钵嘛唞噜，钵嘛 嚧，娑摩诃。”那十六只眼睛轮流不住的只看秀兰。孙婆转到他儿子棺前，悲惨惨的哭起来，阴婆、秀兰劝解一番。到下午道场散了，消磨一日。这里秀兰、莲峰自然借孙婆处日日幽会。阴婆有些需索，秀兰自会替莲峰打点。如是数日，纪二、戴春自曹县回来，冥然罔觉，安然无事。

忽一日，戴春上街，走过尽情桥，巧巧撞见一个起祸的冤家，是戴春旧日的一个帮闲。本城人氏，姓乌，小名阿有。上年往东京买卖，与那个没头苍蝇牛信曾相认识。那牛信与富吉又是至好。当时富牛二人随了高衙内赴任。那日富吉在莺歌巷撞见了阴婆，又听得纪二这样言语，使回到衙里门房内坐下，唤几个做公的进来问道：“你们可晓得莺歌巷内画店西首第二间，是怎样人家？”公人答道：“说起这家，小人们也曾去打听过。那家是个戴员外名春的外宅，别无闲人进出，所以小人们不好冒昧。”富吉道：“戴春是甚么人？”公人道：“是本地第一富户。”富吉暗暗点头，教公人且退，心中暗忖道：“阴婆子这厮好刁猾！”正想设法破他，只见牛信过来叙话。富吉就说起阴婆之事，牛信道：“这事容易，消停一月半月，定有法子。”

过了一月，那牛信撞见了乌阿有，便邀酒楼叙话，说到阴婆，那牛信便将阴婆底里一一的说了。乌阿有正为戴春这事妒忌纪明，一听此话，惊喜道：“他原来如此！他家还有一事，被小弟捞着了。”牛信亦惊喜道：“何事？”乌阿有也将秀兰、莲峰之事一一说了，并道：“这是他家买动的小猴子漏出来的信。”牛信暗喜，便一同去见富吉。富吉道：“妙极，巧极。乌兄，依小弟之见，如此如此而行，必然到手。”乌阿有会意了。

那日在尽情桥遇见戴春，便叫道：“二官人！”戴春也招呼了。乌阿有道：“前面酒楼借话。”戴春便同到酒楼上，坐定了，闲叙了一回，乌阿有故意一说两说，引到纪明，便道：“二官人，你道他是甚么人？”戴春道：“他是先君的旧相好。”阿有便冷笑道：“你晓得你那新岳家姓甚？”戴春道：“说是姓杨，莫非姓错了？”乌阿有只是格格的笑。戴春道：“乌兄端的为甚事笑？”阿有板着脸道：“咳，不是小人多说，我同二官人情分不比别人，但说何妨：你岳家实是姓阴。纪老二将如此如此的人家厮瞒二官人，捏称甚么书香。这还不打紧，还有一事，实在不便说。”戴春听了这话，大怒道：“竟有如此，乌兄还有何事，老实说不妨。”乌阿有道：“他通同孙婆子，引你那如嫂夫人，和那姚画师来往。小人方才听得此言，心里不平，想二官人岂是当龟的人，所以直言相告。”戴春大怒道：“纪贼，我待你不薄！怪道那贼贱人，时常到孙贼婆家里去。”便要去捉奸。乌阿有道：“二官人精细着，捉贼捉赃，捉奸捉双。二官人今日胡乱扑进去，万一那人不在楼上，不是弄坏事了？据我想来，方才那传信的人，我正好教他作耳目。只是那纪贼一身

好拳脚，二官人此去，恐枉吃了眼前亏。”戴春半晌无计。乌阿有道：“二官人若须相助，小人处倒有一人。”看官，这个人却一时不大猜得出，便是上年在玉仙观，被陈丽卿打坏的那个乌教头。戴春甚喜。乌阿有便教戴春老等，急忙到了府衙，邀了乌教头，同至酒楼相会。乌阿有道：“孙婆子不打紧，惟有纪明那厮须得教头敌住他，二官人领我二人进去捉拿就是了，我们三人日日准在此地左近相聚。”言讫而散。乌阿有道：“还有一计：二官人从此竟不必回去，差一人到莺歌巷去，只说亲友家有事相留，改日方回。”一面差人回去。

当日，阿有、戴春别了乌教头，同到院子人家去吃酒饭，睡犖觉。次日起来，闲游一回，走到昨日相会的地方，乌教头已在，一番茶酒。不料事出凑巧，即日得了喜信，三人便飞也似进了莺歌巷，扑进孙婆家来。孙婆见他们雄赳赳的抢进来，当先便是戴春，情知不好了，大声叫道：“阿呀，甚么人来了，快走！”言未毕，早吃乌教头顺手一交推倒。恰好纪二在那头巷口闲步，不在孙婆家里。众人一哄进去，可怜一群狼虎队，冲散凤鸾俦。那秀兰、莲峰正在情酣，猛听得孙婆大叫，惊得豁地分开。戴春抢上楼去，便照秀兰脸上老大一个耳光。阿有上来，不见了莲峰，大惊。不知莲峰闪在楼窗暗边，一时遮着不见。楼上喧得一团糟。

那巷口纪二闻得喧传出巷，急忙飞奔回来，飞身进内，见孙婆正在那里挣扎。纪二忙问其故，孙婆不能回语。纪二便抢进去，见那乌教头正在上楼。纪二赶上去抓，那乌教头翻身便斗纪二。原来纪二虽有几分拳勇，却不是乌教头的对手。那阴婆在间壁，只听得间壁女儿的哭，戴春的骂，又有

无数声音的喧嚷，一片价闹个不住，大吃一惊，情知坏事，飞奔过来。到扶梯边，只见那纪二和一个大汉厮打，只叫得苦，那里敢上去。纪二连叫：“我是纪明！”那大汉只顾打。戴春听见纪二，怒从心起，便撒了秀兰来打纪二。鸟教头一让，倒松了纪二一步。纪二不知所以，瞥见了莲峰，便去抓莲峰。阿有也看见了莲峰，把莲峰耸到楼门口。鸟教头仍去推打纪二，纪二一个踉跄，滑脱了，莲峰顺势一倒。把那赤条条的一个姚莲峰，脚在上，头在下，认真一个倒栽葱跌下楼去。孙阴二婆一齐大叫道：“打杀人了！”鸟教头一听，便下了楼，大踏步去了。阿有也忙下楼去。纪二不知就里，只呆看着戴春。戴春指着骂道：“从今识得你是贼！”慌忙下楼。孙婆急叫阴婆抓住戴春，阴婆抓个不及，吃他走了。纪二也昏头搨脑的走下楼来。秀兰穿了衣服，红着两只俏眼，也下来了。这间屋里，总共除去过，净存人阴婆、秀兰、孙婆、纪明四人，外姚莲峰尸身一个不列账。四人阴错阳差的互相埋怨，愁作一团。那阿有到茶坊里去等戴春会话。均各慢表。

且说鸟教头一径回署报知富吉，富吉笑道：“今番看你这班鸟男女逃到那里去！这起官司，怕你不投到咱家这里来！”原来那本府高大老爷高世德，自到任至今，已近三月。但知行乐饮酒，并不整饬公务，一应大小事宜，全凭门上富吉播弄。每日高世德也要落金押房一次，瞎七瞎八的也算看稿，并不晓得甚么案件，胡乱画个行字。若有嘱托富吉之案，富吉先行抽出，不在金押房送阅，另送至内书房，逐件指点，教世德授意幕宾，无不照办。所以衙门内外，上上下下，倒不畏惧高世德，单只奉承富八爷。

那一日世德正在金押房，忽投进首县菏泽县公文一角。富吉暗笑道：“戴春的事来了。”站在世德贴身背后，看世德拆开公文。富吉在后看时，乃是天河楼前民人钱士霄，呈报毛和尚戮伤钱泰聚身死，凶身、主唆逃避无获一案。上写：

“据民人钱士霄呈称：身父钱泰聚，因事出城，在掷金山下，被姑表兄毛和尚用小刀戮伤身父左肋致死，有同行家丁李三、王四见证。伏思毛和尚与身父并无仇隙，惟有居住大义坊之戴全与身父积怨深仇，而毛和尚系戴全心腹，畜养多年。其为戴全主唆，毛和尚杀人无疑。等情。据此，除验明尸伤外，当即拘提凶犯，均属潜避无踪，现在勒限严拿。合将钱泰聚毙命情由，填明尸格，先行详报等因。”

富吉看了暗想道：“戴春系大义坊人，这案内戴全莫非就是一家？休管他，此案定与他有些交涉。”便出去打听了全春二人是怎样眷属，心中暗喜道：“倒也凑巧，有了此案，要收拾戴春便容易了。”

不日，又接到菏泽县详文一角，投进门房，富吉拆开看时，方是戴春呈控纪明等因奸毙命之案。富吉看罢想道：“倒也办得好。我初意要把阴婆子办作流娼，显我手段。那戴春自然是个窝顿流娼、诱奸捉奸的罪名了。只嫌办法太狠，怕得没转湾处。如今开脱戴春，轻责阴婆，倒也活动。”便将详文亲送内书房，回本官去了。

看官，戴春这案，县里怎样办式？原来戴春那日捉奸之后，乌阿有在茶坊等着。戴春一到便要去递呈子，阿有道：“且慢，二官人可以认识雪桥头的眼镜王三么？”戴春道：“我

曾会过他，端的是一位好讼师，我们何不去寻他。”阿有道：“我想过了，非他不可。”二人便同往雪桥头。只见王三刚巧送一个县中的值堂房书办出来，乌阿有上前道：“运气，先生恰在府上。”戴春也上前相见，王三邀入逊坐。叙茶毕，王三开言道：“戴兄冒暑而来，定有见谕。”戴春道：“有事费心。”乌阿有坐在王三上首，便将两臂扑在茶几上，对王三耳朵悄悄的从头至尾说个明白，又道：“吃药不瞒郎中，这些都是实情，总要先生做主。”王三听毕，板着那张脸，一手不住的捋那两根狗嘴须，沉吟半晌道：“这事费手脚了。”阿有道：“总要先生费神摆布，戴兄说过重谢。”戴春嘻着一张嘴道：“总要费心，决然重谢。”王三道：“都是相好，这倒并不为此。”又想了一会道：“做是有个做法，只是此案情节太多，忒费斡旋。小弟刻有要事，二位少停再来。”

戴乌二人起身，王三送至门首，忽又道：“乌有兄请转来。”只见阿有、王三二人说了好一回。阿有笑着点头，别了王三，回身转来迎着戴春，教戴春先封个润笔之费。戴春便同阿有回家，封了八两银子，到白石街前饭馆中吃了酒饭，转至王三老家，送上笔资。王三接了称谢，便将做就呈稿放在桌上，一手按着，一手指指划划的，对戴春说道：“此事只得斡办，纪二那节诈骗媒事休要提起，就是那婆娘也不必提破他姓阴。”戴春道：“这是何故？”王三道：“且听我说来：那纪二这场人命，竟做他妒奸杀奸。若务要说破那节媒事，必须提出甚么流娼不流娼，情节太支离了。即使戴兄辨得明白实不知情，究费周折。那阴杨两姓不关紧要，词内叙他姓杨，也有个主见在内：万一到官时审出他姓阴，

戴兄只知姓杨，也显得戴兄不知情。”乌阿有道：“先生真是高见。”王三便把呈稿付二人看了。戴春问道：“舍间是大义坊，先生这呈内为何单称莺歌巷？”王三道：“你在莺歌巷捉奸，自然应住在莺歌巷。况且令兄现在这起命案追捕甚紧，令兄是大义坊戴，你呈内若又是大义坊戴，你不怕有老大不便处么？”戴春连称“是极”。

即日赴县具呈，次日检验，另日审问定案具详，一切内外，均是王三转托值堂房刘六先生照应。那刘六先生便是方才王三送出门来的县里朋友。此人在县里最为响当，里面门金线索，外面差役公人，呼应极为灵验，所以县中竟照原呈大略定勘：纪明拟绞监候，孙周氏、杨田氏、杨秀兰俱杖决枷赎，等因具详。出详之日，刘六先生一篇大账，通连内线，着叠外场，一应计共须银二千四百六十三两。戴春如数找清，外又重谢了刘王二人。那乌阿有到刘六处去分了二厘头的引进礼。都不细表。

且说阴婆自从县里吃了官司，情知富吉老虎般的盘踞在府衙等他，可想逃得过，只得人上挖人，向富吉磕头赔罪，又教女儿千娇百媚的去奉承他，又送上许多孝敬，方舒了富八大爷的气。那乌教头原呈抹煞，县里不许供攀，竟是事外之人。那纪二可怜有口难言，竟屈打成招，坐了死罪。

县案一完，独有那戴春财多为累，又因哥子戴全遭了无头命案，富吉见机生情，一心要牵连他。当日接了县详，便亲身送内。只见高世德正在饮酒，富吉将文书递上，便指使从人走开，悄悄的对官说了许多情节，便教世德交幕友驳详提案。不数日，卷宗人犯解到，候讯。次日，即悬牌传审。富吉便密差心腹人向戴春说道：“本府出东京时，早访得杨

氏本姓是阴，今日提讯，立意要办你窝顿流娼、诱奸杀奸的罪名。”戴春听了，吓得魂飞天外。那人又道：“你如肯将戴全与钱泰聚起衅缘由，老实供招，本府便肯超豁你。就是富八爷，也好在官前极力包含了。”把个戴春的魂灵重复叫回，喜出望外道：“这有甚使不得，他的事尽在我肚里，我对官人老实说便了。”

那人便去回复了富吉，富吉便传令伺候，带齐人犯，听候本府审问。那本府高世德将次出堂，在内厅炕上向随从人道：“你们都退出去，叫富吉进来。”左右一齐退出，一片声叫道：“喊富八爷！”富吉突起个大肚皮，慢腾腾走上厅来一站。世德道：“那件戴春的案，今日不是要问了么？”富吉道：“伺候了，老爷可会意？”世德道：“你前天说甚么流娼不流娼。”富吉道：“那事不打紧。那杨田氏，老爷只问他女儿通奸是知情的，待他漏了口风出来，再逼问下去。那孙周氏，也好问他诱奸等情。那戴春，老爷只要说他不安分，不爱廉耻，纪二、姚莲峰是你平时纵放的么？这样问下去，看他怎么供。只是还有一事，老爷不要忘记：那戴春有个哥子，名叫戴全，就是前天毛和尚案里的要犯，现在逃匿。老爷须在戴春身上问个下落，也见得老爷精明。”世德道：“那个我会得，他如不肯实说，立毙杖下就是了。”富吉道：“那也使不得。只要他说哥子畏罪潜逃，就好提戴全的儿子监追了。”言毕，世德立起身来。富吉退出，快快先走几步，高叫道：“喊伺候！”只听堂外齐声答应，宅门大开，三声点响，军牢健步吆喝三通。只见高世德簇簇新大红圆领，腰围玉束，头戴乌纱，暖阁当中坐下。经承书办手捧案卷到旁，并将各犯名单呈上。

高世德坐在堂上，暗暗的把富吉吩咐的话想了一回，便提起硃笔在戴春名姓上点了一点。经承便喊一声：“戴春！”只听得两班衙役数十人，一片声“戴春”叫个不绝。只见戴春七踵八跌的走上堂来，案前跪下。世德问道：“你是戴春么？”戴春道：“小人戴春。”又问道：“你弟兄几个？”戴春道：“小的只一个哥子，名叫戴全。”又问道：“他那里去了？”戴春便直口的供道：“他和那案内的钱泰聚有切齿深仇，因钱泰聚那年和小人的哥子比较拳棒，钱泰聚用重手点坏了哥子，病经一年，哥子因此怀恨，……”世德拍案喝道：“有如此人命重情，你早为何不报官？”戴春道：“连日小的吃人命官司，忙得紧，不管闲事，不晓得他那里去了。闻知他的儿子戴默待，在西门外狭道巷，何不唤他来问声。”世德便喝道：“下去！”随将硃笔点了杨田氏。只见阴婆上堂，世德问道：“纪明、姚莲峰在你楼上与杨氏通奸，好不安分！”阴婆听了这话，全不接头。旁边经承回官道：“这人是杨田氏，这件通奸打人之处，是孙周氏的家里。”世德道：“原来不是他，出去罢。”又点了孙周氏。孙婆上堂跪下，世德道：“本府在东京时，知道你是个流娼，如今你又到曹州来干这个不爱廉耻的买卖么？吩咐掌嘴！”弄得孙婆一点不懂，不知官长说些甚么。左右不分皂白，就将孙婆揪转头来，一打四十。经承在旁，亦不知道孙婆是甚么人，亦不敢多说。

此时富吉在宅门后听得明白，连连顿足道：“这样不中用的东西，怎么做官！”便叫随人回官道：“内衙有要事，请老爷退堂。”世德即忙起身，两廊一声吆喝，各自退回。富吉假传内谕，着经承叙牌稿，差拘戴全之子戴默待，监追

凶犯。又邀同牛信去寻乌阿有，告知戴春，说今日之审，官府十分庇护，须得怎样数目。戴春甚为情愿，立刻办齐赤金三十条，每条重十两，交与富牛二人，并道：“这点薄礼敬教官长，牛五师父同富八太爷，小可改日重谢。”原来牛信、富吉是高世德极亲近的密谗，那时一做官，便派牛信账房管总，派富吉为稿案门上，所以二人大权在手。此时接了金条，回署平分社稷，花了一千余文，买些水礼，送了乌教头，只说是戴春送的，“我们二人还没得你这副的好看。”乌教头快活已极，向二人称谢不了，承关切、承照应说个不已。二人得了金条，并不送官。外面谣言知府贪赃，实在世德并无丝毫到手。富吉得了这赃，便将戴春这案搁起，单把毛和尚案差两起公人：一面先提戴默待监追凶犯，一面严拿戴全正犯。

那戴全闻知钱泰聚被毛和尚刺杀之后，心中大喜，暂避西门外义友家中。那义友替他暗地打听信息，续后晓得钱士霄指名告他，又闻得戴默待拿去收禁，还要密拿正犯。他得了此信，便高飞远颺的去了。

一日，公人拘得戴默待到案，富吉便向他需索一切。过了几日，渐渐淡来，所有追拿一案，亦无非应名比较，把几个公人的屁股晦气而已。

一日，世德正在后花厅同两个美妾饮酒取乐，外面忽飞报梁山兵杀来。世德大叫一声，往后便倒。众人忙上前急救，已是面如土色，丝毫余气，究竟不知救得转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八回 豹子头惨烹高衙内 笋冠仙戏阻宋公明

却说高世德在曹州府署后花厅饮酒，闻报梁山泊兵来，大吃一惊，往后便倒。左右急忙叫唤，半晌方才苏醒，早已惊魂离体，荡魄去身，连话也说不出了，瞪着两只眼睛，向左右道：“……这……这……这便怎处？”忽又闻报道：“贼兵在北门外杀狗岭，分三营屯扎。”原来那杀狗岭离城尚有五十余里，世德听了稍为放心，只是呆坐着椅子上，一无号令。忽报：“梁都监亲来请见，已到厅上。”高世德只得出迎，一见梁横，也无别话，便问道：“贼兵回梁山否？”梁横见他如此昏愤，心中暗急，便道：“那有这等容易事，贼兵锐气方盛，明日小将拟开城决一死战。探得梁山贼军，先锋姓林名冲，好生了得。小将现已传令紧闭各门，赶运灰瓶石子，上城堵御，特请相公速为划策。战阵之事在小将，谋画之权在相公。军情紧急，小将要去分派营务，准于五鼓再来，一同上城罢。”高世德一听得“林冲”二字，已经三魂失了两魂；再听见要他上城，连那吓剩的一魂也不知去向了，战兢兢的对梁横道：“小弟今日有些头疼发热，那个林教头之事，总托将军做主调停。明日如小弟退热，总陪将军同去。”

梁横料其懦弱饰避，只说“再会，再会”，即便起身去了。回到衙署，只见大小将弁兵丁，已在衙前听候号令。梁

横进署，急闷异常，暗想道：“一木焉能支大厦！贼势如此猖狂，曹州地方辽阔，偏又遇着这一个高知府，本城绅士中又无勇敢之才，又可惜天河楼的武解元上省去了，如何是好？”踌躇一回，便发令派将领兵镇守各门，左右将弁都纷纷得令而去。一面吩咐防御张金彪、提辖王登榜：“速选弓弩手三百名，防守北门；再选精兵八百名，明日黎明随同出北门。齐心协力，剿除草寇。”二人同声答应。当夜分派已定，一面再遣细作探听梁山来将兵马人数。

原来宋江依吴用之计，将大兵屯在兖州，先遣凌振、戴全往曹州按计行事，再与吴用商议派将点兵之事。只见林冲立起身来道：“小弟愿效微力，取这城池双手奉上。”宋江、吴用齐道：“甚好。”便令林冲领二千人马为前队。一面传令到濮州，调刘唐、杜迁，带随身军汉四百名，来辅佐林冲，一同前去。卷旗息鼓，潜师进发。吴用便对宋江道：“此事还须兄长同小弟亲自一行。”宋江道：“这是何故？”吴用道：“小弟初意，原不贪曹州土地。但曹州地近黄河，为东京出入之通衢。破得曹州，且弗退兵，看形势可据则据之。此亦兵家得尺则尺，得寸则寸之道也。”宋江大喜，便道：“就是林兄弟这支人马，也须小可与军师亲自策应。”所有兖州的兵将都不调动，攻猿臂寨的兵将都发回山寨，独留吕方、郭盛、戴宗、时迁四人，调拨二千人马，随同接应。

不日，林冲的前队已到了曹州府北门外杀狗岭，林冲便要攻城。忽闻后队流星报马飞到道：“军师有令：凌头领在城内未曾两打照会，须先差心腹人潜入城中，暗递号令，然后内外合应攻城。”林冲只得就在杀狗岭安营屯扎，先遣人